



陳 登 科 著

淮河邊上的兒女

作 家 出 版 社



陳 登 科 著

淮 河 邊 上 的 兒 女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目次

一	匪禍	一
二	一路上	八
三	在區裏	一六
四	渴望	二六
五	難忘的日子	三八
六	雪夜	四六
七	信號	六一
八	狗咬狗	七五
九	陰謀	八二
一〇	春種	八七
一一	陳灣子	九七
一二	瘋狂	一二〇

一三	不屈	二六
一四	動搖的人	二〇
一五	醫院裏	一三三
一六	捨夫	一三九
一七	晚會	一九九
一八	搶收	二六七
一九	追悼	一七五
二〇	火燄	一八二
二一	借水行舟	一九二
二二	黎明前的風暴	一九九
二三	反搶糧	二三三
二四	小石窖	二三四
二五	飛兵	二三一
二六	六草蕩	二四六
二七	堅持	二五九

二八	棄子	二六八
二九	拔釘	二七三
三〇	烽火	二七九
三一	海潮	二八五
三二	這才是開始	二九〇
後記		二九七

一 匪禍

從淮陰到大菱菱，九十里路長的一條淮河堆上，大砲聲，機槍聲，不分日夜的響。十幾架美國式的飛機，從早到晚，日夜不斷，在淮河邊上轟炸。墨綠色的汽車，拖着美國的榴彈砲，在淮河堤上，嘟嘟嘟嘟跑着，冒起來一股股黃塵。每個美國的砲彈、炸彈，都像丟在淮河邊上人民的心裏，一顆一顆的炸起來。

李春濤爬在小鍋屋東山牆窗口上，看看天黑定了，滿莊上，人哭犬吠，豬叫馬嘶，喊爺叫娘的慘聲，在耳朵裏響得更兇。他縮回頭來，嘆口長氣，輕輕站起身。掉回頭，只見那頭小黃牛，渾身的毛都豎起來，在槽頭跳上跳下，踢蹄甩尾，急得來回亂打轉。他扭身走到屋子當中，拖開翻倒的小桌子，脫掉腳上的老毛窩，跳下地塘——臨時防砲彈的地下室，推醒老媽媽：「她媽，你把布鞋子摸給我，天黑了，讓我出去，抱一簍子牛草回來，小黃牛兩天沒吃草了。」

李媽媽懵懵懂懂的坐起來，右手把老布手巾向髻根繞，左手拉住老頭子的棉袍角：『小爸爸，槍子鳴鳴響，出去不得啊！』

李春濤推開老媽媽的手：『你把鞋子摸出來，一天不死要飯吃，兩天不死要衣穿，能睜着眼，看牛在跳嗎？』

『這兵荒馬亂的世道，各人性命還站在西瓜上滾呢，你還要去看牛，看你死了能把牛帶走！』老媽媽很生氣的放開手。

『我死了，還有兒子要過日子，能睡在屋裏一輩子嗎？你快把鞋子摸出給我。』他的聲音軟和些了。

李媽媽在頭前摸出鞋子，塞到老頭子手裏，還是不肯放，扭過身推推背後的媳婦：『二娘，你起來看看，老爹爹要出去抱牛草哩。』

『你快拿來吧，又喊她做什哈？』伸手從老媽媽手裏把鞋子奪過去。

李二嫂睡在塘裏，幾天來的心思，比公公婆婆還多。她正在夢中，看到她的丈夫李振剛，帶着担架隊，抬着一個傷員，走到淮河渡船口，國民黨三架飛機，從天上扔下小斗粗的一顆炸彈，可巧落在這個傷員身上，青烟直冒，李振剛衝上去，抱住這顆炸彈就往河裏跑……。她被婆婆推了幾下推醒了，打了個呵欠，坐起看看，自己還在陰暗的地

塘裏，揩揩臉上的汗珠子，痴呆呆的在想：「我這怎哪？怎看到他？」婆婆接着又叫她：『老爹爹出去抱牛草，年紀大了，眼不管事，你到門口去看住他。』她揉揉眼睛，心跳的慢了，伸手抱起小虎子，爬上塘，嘴裏唸叨一句：『牛是他命，兒子也沒牛重要了。』眼一閃，小斗大的火團子，攔住他家的門，轟！把一個黑黑的人影子，炸飛起來，她陡然打了個寒噤：『老爹沒命啦！火起來啦！』抱住小虎子衝出門去。

她跑到場邊，丟下小虎子，轉身回來，剛奔到門口，屋裏呼的一下衝出兩丈多高的火頭，把她往後一撞，攢出三丈多遠。

她睡在地上，翻身幾滾，爬到水缸跟前，脫下身上藍花棉襖，往水缸裏一捺，拖起蒙住頭，衝進火頭，摸到門口，手連掃幾掃，沒有掃到婆婆，嘩啦一聲，房子猛撲下來，她向門外一閃，只見那黑洞洞的濃烟沖上天空。

她退到場心，滿地的火團子，跟住她腳滾。她的褲腳燒起烟來了。她搶起小虎子，急跳下糞塘，站在糞水裏，呆呆的睜着眼睛，看住那遍地亂跑的火苗，隨着風，呼呼的亂滾，草枝接着樹葉，霎時變成二里長的火龍，燒紅了半邊天。全莊的哀叫聲，呼救聲，噓陶聲，地震的直發顫，她兩眼一花，耳朵嗡嗡響，什麼也聽不見了，暈暈糊糊摔到糞塘邊上去。

火光漸漸小了。

從黑沉沉的烟霧裏，冒上昏黯的太陽，照着一片暗紅的土牆框。

李二嫂甦醒過來了，「中央軍」的機槍聲、大砲聲，還繼續不斷的在她前後左右轟響。她抱住四歲的小虎子，軟軟的支起兩腿爬上糞塘，抬眼向四面一看，天昏地暗，不見月色，地上黃黃的沙土燒紅了，菜園裏的青菜，連根都燒成灰，她向着紅紅的火烟，痴痴的說：「完了，都完了！」兩眼睜的有酒杯大，直瞪着，圓圓的臉上滾下淚珠，渾身一發軟，又跌坐到地上去。

她坐在地上，抓起一把紅紅的沙土，在手裏搓來搓去，眼淚更往肚裏流：「公公婆婆都變成……」她把小虎子往胸口撲撲，跪起雙腿，解下勒褲帶，把小虎子揹在背上，頭上頂住濕棉襖，爬到水缸跟前，搶過提水罐，奔下河去。

她從堆溝裏，提了一罐水，剛剛爬上河岸，西北角「砰！砰！」兩槍，面前冒起來的沙灰，沾她滿臉。兩腿一滑，連人帶水罐，咕嚕咕嚕滾下河去。肩上的小虎子，被水淹得目瞪口呆，一聲也不哭了。

她在水裏，翻了個滾，站起來，眼呆呆的望着西北角嚴小圩子，圩裏圩外的「中央軍」，蝗蟲一樣，鬧翻翻的，在殺豬，剝牛……。她咬咬牙：「殺千刀的，閻王老爺早晚要

有拘魂牌來，把你們一個個活活都拘去。」兩腿一挺，直起腰，提著水罐，爬上堆頂子。

紅紅的火，給一罐一罐的水潑熄了。她坐在灰堆裏，翻來撥去，也沒有找到公公的屍首，只見門口灰土裏，泛出一股一股的紅泡泡來，她的眼淚乾了，兩隻手拚命向前扒，刨出婆婆的頭，見已燒成炭黑，身子蜷縮一團。她兩眼一陣昏花，撲倒在婆婆屍首上。

小虎子受了驚嚇，扒在她肩上，嗓子哭喊成破鑼。爬來爬去，又抱住他媽。看家的大黑狗，尾巴夾在腿檔裏，伸著頭跑到火邊，用鼻子在主人一隻腿上嗅嗅，掉回頭來，悽悽惶惶在她周圍轉了一個圈子。慢慢掛下耳朵，四條腿直打抖，頭往肚子上一伏，傷心的睡到她頭前去。

太陽從東邊升起，走到頭頂上又轉西。淮河裏的水，潺潺在流。嚴家渡的青烟，一天一夜了，還在冒。小李莊的哭聲，十里以外的人家都聽得流淚。她坐在婆婆的屍首旁，一天一夜沒有移動。

莊上的人，有的躲到野地去的，有的在地洞裏的，這時一個個都溜回來救火了。三三兩兩，不約而同，都聚集到李二嫂家門前來。

陶洪濱，站在她背後，呆呆的朝著她滴下眼淚：「哭有什麼用，你們都記住，今天是二十，小李莊地場土平的一日。」許振銀氣呼呼的說：「這是蔣介石不讓老百姓過太平日

子，拿美國的炸彈來炸的。」李二嫂掉回頭說：「陶二爹，我一家倒怎好？」陶洪濱低下頭，淚水流到鬍子上：「怎是你一家呢？淮河一條邊，幾萬家啦！」許振銀跟着腳：「蔣介石，他就死到泥巴裏，也要把他挖出來，啃他兩口，算清這筆血債。」

「汪精衛勾上日本鬼子，沒有把老百姓折磨死，蔣介石又弄來美國的飛機大炮，來殺老百姓，都不是他媽的中國人種！」戚步高磨拳擦掌，一路罵過來。

陶洪濱轉過頭，兩眼盯盯的看看戚步高，唉聲嘆氣：「咳！打死一隻虎，又來一隻狼，花八年心血，打敗日本鬼子，實指望有安穩日子過的，蔣介石又來這麼一脚，一心不讓老百姓活下去啦！」

許振銀道：「你放心，老百姓有本事打敗日本鬼子，就有辦法打敗蔣介石！」

劉鶴如和三德子幾十個人，挑着水桶，從西頭潑到東頭，把小李莊五十多家的火救滅了，也圍到李二嫂家門口來，東莊西莊的老百姓，三三兩兩，都偷偷跑來瞧，吳大奶奶擠進人叢中，用手在灰堆裏撥撥李媽媽的屍首，掉下眼淚：「唉！苦命啦！一輩子沒過舒心日子，死還沒落個好死！」三德子向他母親吵起來：「去吧！去吧！這是命嗎？是蔣介石殺的啊！」

戚步高在人叢裏找到二高子，叫家去扛兩張蘆蓆來，好把屍首先蓋起。許振銀又拿來

一條棉褲和一件半新的夾襖，送給李二嫂。

李二嫂從火燒的破屋裏，剛換下泥衣服，西莊吉二花子來了，人人都叫她『活妖精』的，她頭上梳的油光光，滑得蒼蠅都停不住，渾身花鬧鬧的，擠到人空子裏，抱住她的膀子，假惺惺的摸摸李二嫂懷裏小虎子的臉，水紅的手帕，不住的在眼上擦來擦去，把鼻子翹起來，假聲假氣的說：『唉，菩薩也不長眼睛，扔下這娘兒兩個苦桃子，他大爺兒倆，不留下少的，留下老的也好哈！振剛二哥死的比這還苦……』圍在場上的人，一個個都呆起眼來，啞口無言。

許振銀兩眼氣得紅紅的，向二花子瞪着：『二花姑娘，你和我姨姊妹，人家遭這樣的災害，你還來嚼蛆，胡說八道，亂嚇唬人，振剛什麼時候又死啦？』

二花子把肩膀聳聳，掉過臉，向許振銀瞟了一眼：『哎喲！你們還不知道嗎？昨天中飯時，國軍就進了漣水城，新四軍這回人死多啦，南門外，老堆頂上死屍堆成山哩，李二哥帶的担架隊，沒一個走掉，張學文、大奎子和振剛二哥死在一個坑裏，人家二黑虎親眼看到的，這還能假嗎？』李二嫂兩隻眼睛往上一翻，身子一斜，撲通倒在人堆裏。

鏘！鏘！鏘！鏘！劉二黑虎扛着一根彎機球的美國步槍，遠遠的敲着鑼，從東莊頭一路喊過來：『小圩四太爺回來啦！各家都到小圩去開會啲……』這一連串的聲音，把

陶洪濱骨頭都喊散了，忙把地上的小虎子向李二嫂懷裏推推：『二嫂，你醒醒，仔子在你懷裏！』頭縮縮，繞過牆框，三步變兩步，野馬似的溜跑了。

圍住李二嫂的人，一個個都東溜西散的走開，吉二花子看了李二嫂一眼，很得意的笑笑：『走啊！去開會啦！』像隻烏鴉似的，兩隻翅膀乍開來，搖頭晃腦的走了。

許振銀站在牆框子門口，看看灰坑裏的屍首，輕聲輕氣的向李二嫂說：『不要聽她的，左耳聽右耳出，你忘了她老子是被我們鎮壓掉的，狗嘴裏還會吐出人話嗎？共產黨不會讓她作威作福的，振剛會回來的！』李二嫂仰起頭，向許振銀流了幾滴眼淚：『他大叔，我娘兒的對頭都站在眼眉毛上啦！』

二 一路上

李振剛帶着三個民兵，由郟城動身，過了桃林，就遇到敵人包圍。

在一個小山溝裏，一無人家，二無炊火，整天不見日月。埋在草垛裏六天，各人的乾糧，吃得淨光。

李振剛又出去探聽路線去了。

微微的東風，夾着牛毛細雨，天空漸漸黑下來。

張學文斜倚在一棵大松樹底，槍橫在大腿上，手裏拿着個檸檬式的手榴彈，顛來倒去盤弄着，不緊不慢的說：『我弄不明白，這回解放軍主力部隊爲啥要轉移到山東，反叫我們民兵回鄉堅持？說良心話，心裏真不想家去，在部隊裏拿着一桿槍，殺他兩個敵人多痛快！』

陳步寬坐在他背後，接過嘴：『聽振剛說，華東工委會有指示哩。民兵各回各鄉打游擊，你當然落得說風涼話了，家裏沒牽沒掛的，一人吃飽了，全家都不餓呢。』

張學文把頭勾過來看看他：『去！你家有什麼甩不開，老爹老奶結壯壯的，長虹今年十七歲了，明年把媳婦一娶，還要你這老頭子家去掏灰？』

『舊土難移嘛，這回，眼看兩淮又在人家手裏，你不家去？』

『你家有金山還是有銀潭哪？』

『麻雀有窠，老鼠有洞，終究還得有個家……。』

大奎子見陳步寬說這一番話，心裏很不高興，發起傻勁了，把眼睛瞟瞟：『嗤！你還算個民兵，八輩子也沒見像你這樣沒出息。將來打敗蔣介石，還要到大城市裏去工作，我看你怎辦？』

陳步寬還是滿不在乎的：『土包子，不要出洋相吧，到城市裏你懂得個屁。』

張學文還是倚在那裏，動也沒有動一下，隨口答道：『不懂怕甚？哪個人生下來就會走路的嗎？以前種地時候，你會打仗？現在不都打得呱呱叫啦！』

大奎子等得不耐煩了，一回頭，遠遠只見李振剛從山頂上跑下來。

『怎樣？能走嗎？』陳步寬忙迎上前去問。

李振剛跑得滿臉大汗，頭頂上冒着熱氣，那雙大圓眼射着逼人的光亮，喘了口氣，忙把槍往大奎子肩上一掛，蹲下高大的身子，在懷裏拿出一張灰綿紙，上面畫得像星星似的，滿紙上都是圈圈，擺在膝蓋上，指指上面那條黑線上的圈圈：『這是徐州，這裏是新浦，敵人正在這一條線上「清剿」，鐵路封鎖得很緊；五里一個據點，三里一個碉堡，半里路一個崗亭，沿路兩面都是新築起來的護路壕，鋼絲網，路是很難過的；另外，就是過了路，那邊情況又是怎樣呢？』

『那還要開倒車嗎？』張學文翹起頭問。

李振剛細心看着那些紙上的圈圈，然後穩重的說：『脚下我們是鑽在敵人肚子裏，人生地不熟，要把各方面情況都得估計到。』

大奎子接過口：『不要前怕狼後怕虎，我們還走老路，從阿湖徐塘莊中間穿過去，

奔高譚溝，陰平，老湖城，黑仁集——。『陳步寬忙用話攔住：『不要亂彈琴吧！小心謹慎沒有過，你說的這條路不行的，我們過來時，敵人就在這些地方築上據點，往東邊繞，從阿湖牛山中間過鐵路，走房山集、六湯溝，這一路太平些。』』

張學文翻身坐起，把頭上帽子抓下往地上一擲：『什麼老路新路，哪有太平保險的？槍桿子就是路！走阿湖過去，走侯鎮、廟頭、沅陽這一路，看敵人能咬掉老子一根烏毛！』

『不行！你這是瞎牛撞草堆，硬頂呢！你也沒算算賬，我們還在隴海路北，就是過了鐵路，到家還有二百多里路程，還要過運河、公路。一不小心就要出岔子啊！』陳步寬又和張學文抬起槓子來了。

李振剛皺起眉毛，心裏在盤算：在敵人面前不能胆怯，瞎起眼來硬闖也是不行啊，不要把敵人力量估計太高是對的，輕敵也是錯誤。轉過又想：蹲在這山溝裏，不走嗎？他站起來：『過去，堅決過去，過了路再見機行事！』

『走！碰上就送他兩顆子彈，研究什麼鳥！』張學文火暴暴的跳起來。天剛到點燈的時光，四個人從小山溝裏出發了。

李振剛帶着張學文在前邊，爬過一山又一山，走過荒田又穿草地，過了一溝又是

河，過了定更到收更，一條橫穿山東江蘇之間的隴海鐵路，就在面前。

沿路的碉堡和路燈似的，崗樓上的照明彈，綠的、白的、紅的，一個接一個飛上天。鐵路兩面的圩壕、樹椿、木檔、鋼絲網，在晃眼的汽燈光下，連地上一根繡花針都照亮，李振剛手向後擺擺：『蹲下！』

李振剛和張學文爬在一個小墳包上，仔細觀察路兩面的護路壕，借着照明彈的亮光，只見牛山過來十多個巡路隊，大搖大擺走近了他們的面前。

張學文輕輕拉開槍保險：『打！打！』

李振剛忙伸手拉住：『不能！打死一兩個敵人，反而礙事！』

十多個巡路隊，到崗樓上，嘖嘖呱呱吵了一陣又回去了。接着，從牛山又過來兩個匪兵，還有一頭小毛驢子。李振剛計上心來，拍拍張學文的背：『把這兩個傢伙啃住，不讓跑了。』

張學文不高興的說：『你一時一個主意，剛才多的不打，兩個有什麼意思。』

他搖搖頭：『這兩個還要你捉活的，我要他有用處。』

『只要你叫我去捉，逮個死的來，不算我的本事。』張學文高興的咧嘴笑了。

李振剛把大奎子佈置在東邊那個小墳包上，看住牛山敵人，陳步寬守住西路，帶住